

諸子平議補錄

一函
四冊

卷十八



諸子平議補錄卷十八

錄曲園雜纂

德清俞樾

越絕書

問曰何爲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外傳本事

樾謹按此說絕字之義未明下文又曰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又曰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轉展申釋而愈不明愚謂此絕字卽絕筆獲麟之絕下云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

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是以此書爲繼春秋而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年、吳越之事略而未詳、此書踵而成之、直至句踐之霸而絕、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叙外傳記云、聖人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之說也、又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其文謂之越絕、然則越絕名義固可見矣、

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辭許邾婁莒旁轂趨走、

樾謹按哀十三年公羊傳注云時吳彊而無道敗齊
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
而趨據此則此文有脫誤乘上當補魯衛驂三字
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

樾謹按此語未詳宋書張敷傳梨爲百果之宗豈古
語本謂李而後世訛爲梨乎

漁者渡於干釜之津

荆平王內傳

樾謹按吳越春秋作干潯之津疑彼誤也此書外傳
紀策考及叙外傳記並作干釜

武王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

吳地傳

樾謹按以史記吳世家計之、太伯一、仲雍二、季簡三、
叔達四、周章五、熊遂六、柯相七、彊鳩夷八、餘橋疑吾
九、柯盧十、周繇十一、屈羽十二、夷吾十三、禽處十四、
轉十五、頗高十六、句卑十七、去齊十八、壽夢十九、故
史公曰、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自壽夢之後、諸
樊也、餘祭也、餘昧也、王僚也、闔廬也、其後卽夫差矣、
則自太伯至夫差止二十五世、而此云二十六世者、
按吳越春秋分熊與遂爲二世、作越絕者蓋亦同之、
故比史記多一世也、至唐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名號、
世次與史記迥異、未知所據何書、姑錄以廣異聞、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之、熊遂在位四十
九年、子早軫立之、早軫在位五十九年、子欸吾立之、
欸吾在位三十八年、兄夷處立之、夷處在位三十九
年、姪壁羽立之、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公立之、齊
公在位五十年、子柯廬立之、柯廬在位二十七年、弟
柯轉立之、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矯夷立之、矯夷在
位二十四年、姪鴟夷立之、鴟夷在位三十年、子訢嗣
立之、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之、知濟在位二
十七年、子諸樊立之、諸樊在位十四年、弟餘濟立之、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餘昧立之、餘昧在位二十一年、

子僚立之、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之、子光在位二十年、子光諸樊之子殺僚篡位、號闔閭、子夫差立之、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爲越王句踐所殺、國滅、按吳地記首云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則其叙世系宜首周章、以周章固武王所始封之君也、乃首周繇、疑誤、以後名號世系均與史記絕異、壽夢見春秋甚顯、而此則云知濟、其云某人立之、文法甚古拙、而云姪云堂弟、又甚俗、未知其何本也、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

樾謹按會夷卽會稽之異文也、王充論衡力辨夏禹

巡狩會計之說而未知古有會夷之名

虎邱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

樾謹按此吳下名賢之祖也好事者宜表章之

吳北野胥主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樾謹按人君女稱主始見於史記六國年表秦靈公
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乃於此又得胥主之稱亦人君
女稱主之一證

三臺者太宰嚮逢同妻子死所在也

樾謹按逢同事見請糴內傳乃太宰嚮之友譖殺伍
子胥者及越滅吳殺太宰嚮逢同與其妻子事迹甚

明外傳記范伯篇又作馮同馮與逢一聲之轉耳而史記句踐世家乃以逢同爲越大夫敎句踐結齊親楚附晉者何歟據吳越春秋越大夫爲扶同意者扶同逢同本二人史公誤以扶同爲逢同乎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

檇謹按漢桑宏羊置均輸以通貨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其名蓋戰國時已有漢循用之也

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

吳內傳

樾謹按晉文公出亡返國事甚明顯而此書所述乖異如此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

樾謹按此卽葛伯事而傳聞異辭

昔者越王句踐旣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上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旣有時動作

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計倪內經

樾謹按此言江水海水交錯相過而波濤濬流聲若雷霆卽今錢唐江之潮也自來言濤者莫先於此其時句踐初反國則子胥猶未死文種更無論矣亦足破世俗前潮子胥後潮文種之說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外傳紀策考

樾謹按伍戶當作三戶史記越世家正義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本是楚宛三戶人

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眾以殘伐吾邦內傳陳成恆

樾謹按分字無義、乃介字之誤、漢書南粵傳、欲介使者權、師古曰、介恃也、此介字亦當訓恃、言吳恃其眾以伐吾邦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義與此同、

乃身被賜夷之甲、

外傳記地傳

樾謹按賜當作賜、古文唐字也、吳越春秋載此事、正作唐夷之甲、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安城里、

樾謹按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起離宮於淮陽、是離宮非離臺也、此書作離臺、與吳越春秋異、今按上

文、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卽吳越春秋所謂齋臺在
於襟山者也、又曰、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卽吳越
春秋所謂東武起游臺其上也、又曰、駕臺周六百步、
今安成里、卽吳越春秋所謂駕臺在於成丘也、又曰、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卽吳越春秋所
謂中宿臺在於高平者也、而吳越春秋又有靈臺所
謂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者、此書不載、水經漸江水篇
注、怪山越起靈臺於山上、據本書云、龜山一曰怪山、
則所謂怪游臺、卽是靈臺矣、吳越春秋又有燕臺所
謂燕臺在於石室是也、此書亦不載、吳越春秋云、越

王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計所謂五臺者、靈臺也、中宿臺也、駕臺也、燕臺也、齋臺也、若離宮是離臺、則臺六而非五矣、然則彼作離宮不誤也、此書無燕臺、則以離宮爲離臺、仍合五臺之數、

獨山大冢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琅玕冢不成、

樾謹按此生壙之始、秦始皇初卽位、卽穿治酈山冢、亦有所本也、

馬噪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疋馬啼噪、事見吳史、

樾謹按太史公六國年表序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

史記尤甚此吳史當亦在秦所燒之列矣

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

外傳紀吳王占夢

越謹按此古公牘文字雖未必春秋時格式如此要亦漢人之遺

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

內經九術

越謹按遺下當有女字吳越春秋作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

外傳紀軍氣篇算於廟堂以知彊弱一五九西向吉東

向敗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十七一
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
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

樾謹按孫子始計篇、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是古兵家有廟算之
說、此書所云、必是古法、惜不得其詳。

韓角亢也、鄭角亢也、燕尾箕也、越南斗也、吳牛須女也、
齊虛危也、衛營室壁也、魯奎婁也、梁畢也、晉觜也、秦東
井也、周柳七星張也、楚翼軫也、趙參也。

樾謹按十二分野見於周官保章氏注、星紀吳越也、

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
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
析木燕也、乃此書則爲十四國、蓋分吳越爲二、增韓
梁而無宋也、吳越雖分、然同一星紀之次、則仍與不
分同、其增韓而與鄭同爲角亢、則仍與不增同、惟所
增之梁屬畢、則大梁之次、而占趙之分野、移趙屬參、
則實沈之次、而占晉之分野、晉爲觜則其爲實沈如
故、然趙韓梁皆晉之所分、舊說有晉又有趙、已爲無
理、此則分別晉趙韓梁爲四國、更無理矣、其無宋未
詳、疑有闕誤、又按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自畢十二度